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2.002

走向自由乐感境界的“圣人”:阳明心学的审美之维

谭玉龙

(重庆邮电大学 传媒艺术学院,重庆 400065)

摘要:王阳明在反思“天理”给人带来的紧张对立基础上,建构起以“心”为本体、本源的心学理论体系。阳明心学旨在倡导人们在上做工夫,存天理,去人欲,实现人生境界的提升,最终成为“圣人”。在王阳明看来,圣人是人欲尽除、良知昭然之人,圣人爱无等差、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圣人境界指向审美境界。当人进入了审美的圣人之境中,“良知”复得,与物一体,与物无对,心中毫无贵贱之分、得失之计较,人由有限进入无限,“乐”油然而生于内心,而此“乐”乃超越七情的精神之乐、自得之乐,所以作为审美境界的“圣人”同时又是一种自由的乐感之境。阳明心学以成“圣”为指归,不仅揭示出中华美学具有人生美学的特质,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引导人们超越种种束缚、强制而走向无限、自由,感受超越的精神之乐。

关键词:阳明心学;圣人;审美境界;自由;乐感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2-0008-06

较之西方美学,中华美学的主要特色并不在于不重视“美”,“美”只是不是核心问题,同时还十分重视生命、人生、人的生活以及人的精神境界。中华美学具有人生美学的向度和特色。明代中叶兴起的阳明心学,在反思程朱理学给人带来的束缚、强制基础上,将外在于人的“天理”拉回人心,赋予“心”本体地位,并将成“圣”或进入“圣人”境界作为心学之指归,而“圣人”境界就是一种实现了与物无对、与物一体的自由、乐感的审美之境。所以阳明心学指向了美学,天然地具有审美的理论之维。阳明心学不仅“笼罩了整个明中后期思想的发展”^{[1]298},甚至对我国现代哲学产生着重要影响,它还体现出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所说的中国古代美学具有的“现代性”^[2],在今天的社会中依然具有价值,能够在人生问题的解决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圣人之学,心学也”:“圣人”境界的哲学始基

宇宙万物的本体、天地造化的本源是哲学所要追问的核心问题之一。宋明理学(狭义的理

学)则拈出“理”或“天理”来解答这一哲学的核心问题,并成为理学家们思考、探讨宇宙人生的逻辑起点。二程曰:“理者,实也,本也”^{[3]125};“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3]30}。朱熹曰:“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4]2374};“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4]1}。“理”先于天地而存在,超越时空,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及规律,即天道。同时,它又是人道,因为人伦社会也要遵循“理”,如程颢所言“礼者,理也”^{[3]125}。在南宋以后,程朱理学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官学,对元明清三代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明朝建立后,将程朱理学设定为官学,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但到明代中期以后,程朱理学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致使当时的一些文人学士探寻对程朱理学的突破之径,王阳明就是其中之一。王阳明在年轻时,对庭前竹子“格”了七天七夜,不仅未能穷“理”,反而还因此病倒,所以他对所谓的“理”进行了反思,提出“心即理也”^{[5]2}、“心外无理”^{[5]15}的观点。王阳明日:“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

收稿日期:2023-0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甲金简帛中的美学思想研究”(21CZX060)

作者简介:谭玉龙(1986—),男,四川乐山人,文学博士,文艺美学博士后,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5]12} 这里的“理”偏重于指伦理道德,即人道。在王阳明看来,它并不在外在事物上求得,而就存在于进行道德实践的主体身上,外在事物只是主体道德意识与实践的外化,故“理”本质上就为“心”。王阳明又曰:“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5]12} 可见,阳明心学并非否定程朱理学之“天理”,而是旨在将外在于人的“天理”拉回人心,倡导人们在心上求得至善之理。

既然“心即理”“心外无理”得以提出,那么,在阳明心学体系中,“心”必然会被设置为如同“理”一样的宇宙万物的本体、天地造化的本源。王阳明曰: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
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5]16}

“心”是人体的主宰,“意”是人心对事物的作用,即意识、意念、意向等。“意之所在便是物”说明人的意识作用的对象就是“物”。从王阳明的论述来看,“物”偏向于指事亲、事君、仁民爱物以及视听言动等“事”。其实,阳明心学中的“物”本身就具有事与物两个方面的内涵,“心”皆是它们存在的基元。记载的“南镇观花”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王阳明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5]108} 阳明心学并不否认一个外在于人心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即“你未看”之花,但人却不仅仅生活在一个纯客观的物质世界或本然世界中,人还生活在一个基于物质世界的意义世界或生活世界之中。后者被视作非纯客观的价值判断的“人为世界”^{[6]8}。“寂”便揭示出作为本然世界的未看之花与我无关,对我没有价值、毫无意义。“你来看”之花则是与人息息相关的意义世界,它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揭示出它总是能够给予人某些价值、产生某种意义,要么象征某种道德,要么成为人的审美对象,具有超越的价值。意义或价值是人心给予事物的,意义世界是人心的外化。不同的人虽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

中,但这同一个物质世界对不同的人的意义或价值却有所不同。可以说,人人都生活在基于同一个物质世界的不同意义世界中。依此而论,阳明心学提出“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不是说明人心第一性,物质第二性,而是旨在揭示出“你来看”之花(即意义世界)是人心的外化,人心之外无意义世界,故曰“心外无物”^{[5]156}。

“心”本至善,但有时又会被人欲所遮蔽,所以“心”有道心与人心之分。未沾染人欲的至善之心即道心,也被称为“良知”,“良知者,心之本体”^{[5]61}。由于“良知”是未被人欲所遮蔽的人心之本然状态,这种本然状态就是“天理”,所以“良知”又被视作皎洁无欲的“人心一点灵明”^{[5]107}。王阳明曰: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5]107}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5]124}

“良知”“灵明”皆指人心。草木瓦石、天地鬼神等在阳明心学中并非以物质世界的面貌出场,因为离开人心,天地鬼神的高、深、吉、凶等无人问津、毫无意义,所以它们是作为意义世界之物被阳明心学所沉思与追问的。这进一步说明阳明心学在提出“心外无理”的同时又强调“心外无物”,其目的是想突出“心”(良知、灵明等)乃意义世界的本体,是作为意义世界之事物的存在之基,意义世界而非物质世界是人心的外化。

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国传统思想的演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理学的东西,并不是一般的学者的思辨的结果,不是纯粹的理论探讨……理学的东西,说穿了就是直接谈怎样和人交往、如何对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道理。”^{[7]427} 阳明心学所提出的“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等虽说明了人心的本体、本源地位,但其最终目的并非在于此,而是通过对作为本体的至善之心的追问与建构,教化自己和他人,让人懂得如何塑造自身,从而提升自己的人生

境界,即成圣。易言之,成为“圣人”才是阳明心学追问人心的指归所在,“圣人”观念建立在有关“心”的追问基础之上,“圣人”境界的实现需要在人心中做工夫,故王阳明曰:“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5]256}

二、“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审美境界的“圣人”

儒家非常重视人的自身修养,致力于塑造理想的人格,这一理想的人格就是“圣”或“圣人”。虽然孔子赋予“圣人”极高的地位,但“圣人”却呈现出一丝神秘而无法企及的意味,如“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8]2483}。到孟子、荀子那里,“圣人”的道德特质得以凸显而明确成为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所以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9]490},荀子说“圣人备道全美者也”^{[10]325}。“圣人”因此不再是虚幻不实的理想而是在一定的修为基础上能够实现的人生境界,故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9]810}。宋明理学继承发展了原始儒学的这一“圣人”观念。周敦颐曰:“诚者,圣人之本。”^{[11]13}张载曰:“圣人之动,无非至德。”^{[12]13}朱熹曰:“唯阴阳合德,五性全备,然后中正而为圣人也。”^{[4]74}陆九渊曰:“圣人之智,明彻洞达,无一毫私意芥蒂于其间。”^{[13]349}王阳明则在其心学体系中,对“圣”“圣人”进行了论述,对如何成“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不仅以成圣为人生“第一等事”^{[5]1221},还认为“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5]790}。仲尼与尧舜一同被视为圣人,王阳明认为在心上做工夫,去除人欲,天理呈现,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阳明心学以“心”为本,但并不反对“理”,而是将外在于人的凝固不变的“理”拉回人心,倡导人们在人心中穷理尽性、超凡入圣。王阳明信奉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心本善,所以人的本性就是天理,只不过有些人的本心受到人欲的遮蔽而失去天理。前者为道心,后者为人心,但道心、人心是一心之两面。道心是未被人欲遮蔽的粹然至善、穷理尽性之心,又称为“良知”,而心之至善、良知就是“圣”,如“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致此良知而已矣”^{[14]200}。“良知”即程朱理学所谓的“天理”,故王阳明又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5]27}“圣”是除却了人欲后的心之本体(良知、天理)的呈现,“圣

人”就是获得此心之本体或达到人欲尽除、天理(或良知)昭然这一境界的人。

既然“圣”是本心呈现、天理昭然的境界,“圣人”又是人欲尽除的至善之人,那么,“圣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就与一般人完全不同。王阳明曰: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5]54}

圣人之心就是本心、道心、良知、天理等粹然至善之心,它充满着“仁”。这就使圣人不仅对所有人爱无等差,还视天地万物与自己为一体。由于宇宙万物是人心(良知)的外化,圣人之心以良知映照万事万物,故与自己为一体。相对于圣人之心,天下之人心即一般人之人心,因其被人欲所蔽,万物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与人有亲疏远近之别,自私自利之心由此而生,人与人之间也为此进行斗争而成为仇敌。基于此,阳明心学倡导:“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5]146}即圣心、人心皆是一心,但圣心因人欲的遮蔽而沦为人心,故应对人心上的灰尘渣滓努力扫除,化人心为圣心,转人欲为天理,从而让人超凡入圣。

我们知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通过劳动由动物进化而来。劳动即实践,指以使用和制造工具为核心的物质生产活动。经过几百万年的劳动实践,人在不断地改造外在自然以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内在自然和感官,使人的感官变为了“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15]87},让人在物质需要以外滋生出对更高的精神需要的追求,而审美需要正孕育其中。由此可见,人类的审美需要属于超越物质需要的无功利的精神需要,审美活动也应该是超功利的精神活动,正如康德(Immanuel Kant)所言:“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掺杂了丝毫兴趣,就会是偏袒的,就不是鉴赏判断。人们必须对于事物的实存没有丝毫倾向性,而是在这方面完全无所谓,以便在鉴赏的事情上扮演裁决

王阳明还进一步通过“箪瓢之乐”对圣人之乐进行了阐释。“箪瓢之乐”即颜子之乐。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8]2478}程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窶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3]1141}朱熹又引程子曰:“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22]87}饮食居所满足的是人的物质需要,常人所忧愁的正是物质需要无法得到满足,颜回则对物质需要毫不在意,他向往和追求的是“道”,并且以“道”为乐。以“道”为乐的乐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物质对欲望的满足,而是发源于内心的自得之乐,即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愉悦感,故曰“自有其乐”。王阳明曰:

盖箪瓢之乐,其要在于穷理,其功始于慎独,能穷理,故能择乎中庸,而复理以为仁;能慎独,故能克己不贰过,而至于三月不违;盖其人欲净尽,天理流行,是以内省不疚,仰不愧,俯不怍,而心广体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5]865}

“箪瓢之乐”的核心要义是穷理,工夫是慎独,穷理、慎独不仅让人选择中庸的人生态度,以获得失而复得的“仁”,还让人长久地不违“仁”。“仁”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即王阳明所谓的“心广体胖”,“心广体胖”之人人欲尽除、天理流行、涵融万物、与物一体,“乐”从内心油然而生。所以,“箪瓢之乐”就是天理流行、良知昭然的圣人之乐、绝对之乐。这种“乐”也可视为“真吾之好”而非“私吾之好”,因为“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恶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5]250}。

在当时,有人对阳明心学之“乐”发难,在父母去世时哀哭不已,还有“乐”吗?王阳明回答道:

须是大哭一番方乐,不哭便不乐矣。

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5]112}

有学者认为,阳明心学在这里谈论的“乐”重在倡导人的内在情感超越强制和扭曲而得到自然的宣露和展示,这种“乐”为“渲畅之乐”^{[23]274}。的确,遇到丧事大哭一场,将内心的苦闷宣泄出来,可以使内心重归平静而生“乐”。但阳明心学并不止于此,因为这种与悲伤相对的“乐”依然属于七情之乐。阳明心学真正倡导的“乐”是超越七情之乐的绝对之乐,即“此心安处是乐也”。

“此心安处”指的是不为人欲所扰的人心之本然真实状态,即良知,“良知即是乐之本体”^{[5]194},遇丧则哭,遇喜则乐,本然真实之心由此显现。在王阳明看来,此时此刻才是真正的快乐,即本体之乐、良知之乐、圣人之乐。

今天我们谈论和实施的美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将与美学相关的知识、理念用于育人,让人不再拘泥于利害计较、欲望得失而进入一种超功利的自由的审美境界。但是,我们的生活正在经历“第三次浪潮”的冲击,电脑屏幕成为我们的眼睛,互联网成为我们的思维,我们生存在由互联网创造的现实而又虚幻的时空中,让我们不再奢望与真实事物的直接接触。再加上“一用即弃”的观念充斥着人心^{[24]30},让事物的价值不再受到重视,物的存在意义也不值得一提。事物仅仅是满足我们某时某刻的某一种欲求的存在,欲求得到满足,物随即可弃。这就使人的自我不断膨胀,物被不断贬低,宇宙造化的意义也由此遮蔽,正如韩炳哲(Byung-Chul Han)所言:“现代的信仰缺失,不仅针对上帝或彼岸,而且甚至包括现实本身。这种情况使人类生活变得极为短暂易逝。生活从未像现在这般飘忽即逝。”^{[25]30}500多年前出现的阳明心学,不仅能够从理论上揭示出不同于西方美学的中华美学特质,即在单纯地追问美和艺术之外十分重视人生,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为指归,并认为自由的审美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成“圣”后无时无刻不体验到一种永恒的超越之乐。同时,阳明心学还可对当下发挥积极的作用,治愈飘忽即逝的人心,让人明白宇宙万物不是为我的欲望而存在,而是人心的外化、良知的显现,它们是其所是地与我为一体。宇宙万物与我一体的境界就是“圣人”境界,圣人成就万物,也成就自我,即成物与成己的合一,让自我超越种种束缚、强制而走向无限、自由,心安理得,处之泰然,时时刻刻感受到超越的精神之乐。因此,阳明心学本身就可视作美学,它所倡导践行的“圣人”境界就是一种审美境界,在这种审美境界中,人实现了自由,获得了无限的乐趣。在如今这个无神信仰的时代,我们可以通过阳明心学这样的中华传统智慧实现审美的救赎,美就可成为我们的信仰。

参考文献:

[1] 陈来. 宋明理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 社,2020.
- [2]鲁道夫·阿恩海姆.中国古代美学与它的现代性[J].徐亚莉,译.中国哲学史.1998(3).
- [3]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4]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6]钱新祖.中国思想史讲义[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
- [7]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
- [8]邢昺.论语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 [9]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0]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1]周敦颐.周敦颐集[M].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2]张载.张载集[M].章锡琛,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
- [13]陆九渊.陆九渊集[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4]束景南,查明昊.王阳明全集补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6]康德.判断力批判[M]//康德著作全集:第五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17]马丁·布伯.我与你[M].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 [18]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9]道原.景德传灯录[M]//蓝吉富.禅宗全书.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
- [20]圆悟克勤禅师——碧岩录·心要·语录[M].弘学,李清乐,蒲正信,整理.成都:巴蜀书社,2006.
- [2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3]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24]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M].蔡申章,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 [25]韩炳哲.倦怠社会[M].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Saint Moving Towards the Free and Happy Realm: Aesthetic Dimension of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the Mind

TAN Yulong

(School of Media Ar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thinking the opposition given to people by “heavenly principles”, Wang Yangming constructs a theory system of philosophy of the mind with “mind” as the noumenon and origin. The aim of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the mind is to promote people to practise in mind, to keep heavenly principles, to get rid of man's desires, to elevate the life realm and to become “saints” finally. Wang Yangming thinks that the saints are those who exterminate all the desires, have clear conscience, love all things and people equally, and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universe. Therefore, the realm of saints points to the aesthetic one. They will regain conscience, become integrated and unopposed with things, hav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high and low and no concern for gains and losses, go from finiteness to infiniteness, which causes the happiness arising in the mind spontaneously. The happiness is a kind of spiritual pleasure and self-enjoyment beyond the seven human emotions, so the saint as an aesthetic realm is also a free and happy realm.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the mind regards becoming “saints” as a goal. It not only reveals that Chinese aesthetics has a character of life aesthetics, but also has a positive actual significance in leading people to surpass various constraints to go towards the infiniteness and freedom, and to feel the transcendental spiritual happiness.

Key words: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the mind; saint; aesthetic realm; freedom; happiness

(责任编辑 陇 右)